

## 父亲写的散文诗

□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文管 213 黄梓权

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中有这样一句歌词：“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我的父亲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青春我也无从参与。父亲的散文诗，是从我记事开始，以爱为笔，用我们相处的点点滴滴写成的。

在我刚上幼儿园的年纪，父亲有一段时间闲赋在家，那段日子是我记忆中和父亲相处最多的时光。他会在放学的时候准时出现在幼儿园门口，当我还在人头攒动中焦急寻找时，熟悉的声音传来，我顺着声音望去，父亲正朝我招手。我飞奔而去，向着他的方向。那一瞬间就好像迷路的航船在茫茫大海中终于获取方向，又好似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穿行的商队终于看到尽头。他还会陪我玩游戏，逗我开心。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让他背着我到处走，把家里里里外外“巡查”一遍。对一个幼儿园的小孩子来说，被父亲背着的感觉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快乐。父亲在我心里的形象是那么的高大，在他的背上我可以看到更多更远的风景。

父亲在我心里的形象一直是无所不能，我也一直以为父亲不会有害怕紧张的时候，直到那一次。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初中生，基本到了懂事的年纪。我记不清具体是生了什么病，只记得母亲带我去看了中医，说是西医治标不治本，中医的处方比较稳妥。看了中医就要吃中药，喝中药的苦，就像舂舂舟载不动的愁。可是，毕竟也是初中生了，喝两碗中药还是熬的过去的。不料，屋漏偏逢连夜雨。喝完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差点给自己吓晕过去，镜子里自己的脸肿的跟猪头似的。我

边刷牙边哭，越哭越大声，终于把爸妈都招来了。父亲看着我的脸，仍旧很平静，“没事，别怕，爸爸带你去看医生，看了医生就会好的”。父亲便带着我出门了，可没想到，他居然带着我来到了昨天那家中医馆。尽管满腹疑惑，我还是乖乖跟在父亲后面进去。我坐到医生面前，医生问我怎么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父亲却抢先一步，“医生，我女儿昨天吃了你的药后今天早上醒来就变成这样了，这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要给个解释”，说这话时，父亲双手撑在桌子上，整个身体前倾，双眼紧紧盯着那位老中医。我再一看，才发现父亲此时已是双眉紧锁，整张脸像是被揉成一团后再打开的纸一样，眼神里是极力克制的怒气。然而医生似乎很理解父亲的行为，他甚至是用安慰的语气对父亲说：“不用紧张，就是过敏了。我给开点药，吃下去就没事了。”父亲听完，才慢慢移开双手，直立起来，向医生微微点了一下头。老中医全程波澜不惊，也许是见多了患者家属情绪激动的样子，又或许是读懂了刚才父亲眼神里带着的情绪是紧张，而非愤怒。

在我的视角里，父亲写的散文诗，开头是我，字字句句关于我。如今，父亲容颜渐老，皱纹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悄悄爬上了脸，他也已经开始慢慢把家里的重担交接给我们这些后辈。以前他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他是家里的定心丸。有他在，一切都很安稳。

每个人的一生都像是在写一首散文诗，落笔是恣意飞扬的少年，写尽风花雪月，道尽世间美好；停笔是皓首苍颜的老者，历经人世沧桑，消弭悲欢喜怒。



## 屋檐下的春天

□ 经贸学院 会展 221 蒋恒伟

在一户人家的门前伫立着  
宛若一尊石像，我凝视着前方  
眼前，是漫天水汽织就的雨帘  
风兼雨同，水雾迷濛  
仿佛天地都浸在这无边的雨中  
雨点落在青石铺成的地面  
飞溅出无数细小的水花  
沾湿了我本就溼透的裤脚  
索幸尚有一片屋檐遮挡  
让我在这湿漉漉的世界得以容身  
使我不至遭到这坏天气的嘲笑

在这无边的雨幕中苦等着  
宛若一头小狮，我埋怨着天气  
眼前，大雨依旧无休止地下着  
寒气侵骨，战战兢兢  
似乎我再也不能忍受这冷雨的折磨  
背后的房间里传出温暖的气息  
勾引着躯体里每一寸血肉的躁动  
强压着心中对温暖的无限向往  
忽而肩上遭人轻轻拍过一下  
我回头便看见了明媚如春天的笑容

在背后人家主人前静默着  
宛若一棵树，我安静地沉默  
眼前，是面容慈祥的老妇人  
面容和蔼，温暖如春  
她手上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汤  
微微的热气驱散了这无边的水汽  
她将碗递给我，面带微笑  
我颤抖着手接过热汤，向她道谢  
她点头，回转身进到那温暖的小屋  
我很快将热汤汲取殆尽  
便见那妇人出了房门，手上是一把伞

我眼含热泪，正欲张口道谢  
妇人摇摇头，将伞放到我的手上  
没有再多的交流，我从那屋檐下离开  
张开伞，走进漫天的雨幕  
走了不多时，便雨过天晴  
伞下是太阳映射的彩虹的斑斓  
我想已经望不到的屋檐下  
此刻正春暖花开



(各二级学院供图)